

陈 · 染 · 文 · 集



# 与往事干杯

1

与往事干杯  
无处告别  
别那么丧气  
消失在野谷  
明天早晨再对你说  
孤独旅程  
空的窗  
嘴唇里的阳光

江苏文艺出版社



# 陈染文集

## 与往事干杯

1

江苏文艺出版社



00067717

## 与往事干杯

---

作 者:陈 染

责任编辑:陈咏华

---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扬州印刷总厂

---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3.25 插页 2

字数:300,000 1996年12月第1版 1997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301—15,300册

---

标准书号:ISBN 7-5399-0993-5/I·943

定 价:19.00元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陌生的陈染 (代序)

王 蒙

陈染的作品似乎是我们的文学中的一个变数，它们使我始而惊奇，继而愉悦，再后半信半疑，半是击节，半是陌生，半是赞赏，半是迷惑，乃嗟然叹曰：

陈染，你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你？我怎么爱读你的作品而又说不出个一二三来？雄辩的，常有理的王某，在你的小说面前，被打发到哪里去了？

单是她的小说的题目就够让人琢磨一阵子的。《潜性逸事》，《站在无人的风口》，《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秃头女走不出来的九月》，《凡墙都是门》。这一批题名使你怦然心动：她的笔下显然有另一个世界，然而不是在中国大行其时的“魔幻现实主义”，不是“寻根”，也不是“后现代”或者“新”什么什么。因为她的作品，那是“潜性”的，是要靠“另一只耳朵”来谛听的“敲击”，是“巫”与“梦”的领地，是“走

不出来”的时间段，是亦墙亦门的无墙无门的吊诡。而多年来，我们已经没有那另一只耳朵，没有梦，逃避巫，只知道墙就是墙，门就是门，再说，显性的麻烦已经够我们受的了，又哪儿来的潜性的触觉？

是的，她的小说诡秘，调皮，神经，古怪；似乎还不无中国式的飘逸空灵与西洋式的强烈和荒谬。她我行我素，神啦巴唧、干脆利落，飒爽英姿，信口开河，而又不事铺张，她有自己的感觉和制动操纵装置，行于当行，止于所止。她同时女性得坦诚得让你心跳。她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方式。她的造句与句子后面的意象也是与众不同的：

……看着一条白影像闪电一样立刻朝着与我相悖的方向飘然而去。……那白影只是一件乳白色的上衣在奔跑……它自己划动着衣袖，捐撑着肩膀，鼓荡着胸背，向前院高台阶那间老女人的房间划动。门缝自动闪开，那乳白色的长衣顺顺当当溜进去。（《潜性逸事》）

我坚信，梵高的那只独自活着的谛听世界的耳朵正在尾随于我，攥在我的手中。他的另一只耳朵肯定也在追求这只活着的耳朵。我只愿意把我和我手中的这只耳朵葬在这个亲爱的兄弟般的与我骨肉相关、唇齿相依的花园里……我愿意永远做这一只耳朵的永远的遗孀。（《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

在她的记忆中，她的家回廊长长阔阔，玫瑰色的灯光从一个隐蔽凹陷处幽暗地传递过来，如一束灿然的女人目光。她滑着雪，走过一片记忆的青草地，前面却是另一片青草地……她不识路……四顾茫然，惊恐无措。（《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

## 守望》)

想想自己每天的大好时光都泡在看不见摸不着无形无质的哲学思索中，整个人就像一根泡菜，散发着文化的醇香，却失去了原有生命的新鲜，这是多么可笑……（《凡墙都是门》）

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琳琅满目。还有她的小说人物的姓名，黛二，伊堕人，水水，雨若，缪一，墨非……这都是些什么名字呀？据说有一种理论认为理论的精髓在于给宇宙万物命名。还有她的稀奇的比喻和暗喻，简直是匪夷所思！这就是独一无二的陈染！她有自己独特的感觉，自己的语汇，自己的世界，自己的符号！她没有脱离凡俗（这从她的许多冷幽默和俏皮中可以明确地看出，她是我们的同时代人，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生活在我们之中。）却又特立独行，说起话来针针见血，挺狠，满不论（读吝）。她有一个又清冷，又孤僻，又多情，又高蹈，又细腻，又敏锐，又无奈，又脆弱，又执着，又俏丽，又随意，又自信自足，又并非不准备妥协，堪称是活灵活现的呼风唤雨，洒豆成兵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有着对于爱情（并非限于男女之间）的渴望，有着对于爱情的怀疑；有着对于女性的软弱和被动的嗟叹，又有对于男人的自命不凡与装腔作势的嘲笑；有对于中国对于P城的氛围的点染，有对于澳洲对于英国的异域感受；有母亲与女儿的纠缠——这种纠缠似乎已经被赋予了某种象征的意味；又有精神的落差带来的各种悲喜剧。她嘲弄却不流于放肆，自怜却不流于自恋，深沉却不流于做作，尖刻却不流于毒火攻心。她的作品里也有一种精神的清高和优越感，但她

远远不是那样性急地自我膨胀和用贬低庸众的办法来拔份儿，她决不怕人家看不出她的了不起，她并不为自己的扩张和大获全胜而辛辛苦苦。她只是生活在自己的未必广阔，然而确是很深邃，很有自己的趣味与苦恼的说大就大说小就很小的天地之中罢了。这样她的清高就更具自然和自由本色，更不需要做出什么式样来。

她其实也挺厉害，一点也不在乎病态和异态，甚至用审美的方式渲染之。她一会儿写死一会儿写精神病一会儿写同性恋之类的。她有一种精神分析的极大癖好，有一种对于独特的与异态事物的兴趣。她的作品里闺房的、病房的、太平间的气味兼而有之，老辣的、青春的与顽童的手段兼而有之。她的目光穿透人性的深处，她的笔触对于某些可笑可鄙的事情轻轻一击，然后她做一个小小的鬼脸，然后她莞尔一笑，或者一叹气一生病一呻吟一打岔。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恶作剧吧？然后成就了一种轻松的傲骨，根本不用吆喝。

我当然是孤陋寡闻的，反正我读很多同代青年作家的优秀的作品的时候一会儿想起迦西亚·马尔柯斯，一会儿想起昆德拉，一会儿想起卡夫卡，一会儿想起艾特马托夫，最近还动辄想起张爱玲……而陈染的作品，硬是让我谁也想不起来。于是内心恐惧而且胆小怕事的我不安地惊呼起来：

“陈染，真有你的！”

然后我擦擦眼镜，赶掉梦魇，俨然以长者的规定角色向微笑着走来的陈染说：

“祝贺你，你也许会写得更好。”

一九九六年初

## 目 录

陌生的陈染 (代序) .....	王蒙 (1)
与往事干杯 .....	(1)
无处告别 .....	(67)
世纪病 .....	(116)
别那么丧气 .....	(132)
定向力障碍 .....	(151)
人与星空 .....	(157)
双重初试 .....	(179)
消失在野谷 .....	(207)
明天早晨再对你说 .....	(223)
小镇的一段传说 .....	(231)



纸片儿 .....	(242)
塔巴老人 .....	(256)
不眠的玉米鸟 .....	(272)
归，来路 .....	(286)
孤独旅程 .....	(316)
预卜 .....	(336)
咒术 .....	(341)
空心人诞生 .....	(346)
空的窗 .....	(366)
嘴唇里的阳光 .....	(380)

**陈染：个人和女性的书写（跋）**

..... 戴锦华 (398)

# 与往事干杯

## 生 命 钟

生命是一只漫长的钟。

我看到了夜的尽头，那是生命的尽头。

当我展开纸张，打算写一写那繁闹而孤独、绚丽而清寂的往昔的时候，我看见自己首先是把这样几个字涂抹在纸页上：

### **写给乔琳的故事**

然后，在右上角自己的名字上框了一个黑框。这才是我最初的本意。但后来我考虑到这篇文章有一天将公诸于世，便悄然把“写给乔琳的故事”划去，也打消了披露这段往昔的故事中所有真实姓名的念头，以免事后给乔琳还有那已经死去的、活着的旧情人们带来麻烦。纸页右上角我名字上的黑框也被我摘掉，等待后人去框吧。

有一天乔琳来了一封信，要我给她腹中尚未出生的小宝贝讲一

个故事。她的信总是哀怨委婉，似水如绵，正像她本人一样。后来，她说，我近来的精神状态总使我想到“死于华年”。当这几个字涌入我的眼帘时，我看到了一幅美丽而忧伤至极的画。那么，就让我讲一个“死于华年”的故事吧。

请不要以为我已是个历经沧桑、满头银发、步履蹒跚、额头上爬满岁月炎凉的龙钟老妇。虽然过多的忧虑的渴望使我身体看上去消瘦而疲弱，但我的确还很年轻，浑身上下从头到脚的每一小块肌肤都荡漾着青春；我的眼睛黑黑大大地盛满忧郁，但它们并不枯萎，它们仍然像夏日的阳光散发出焦灼而热烈的渴望。

在经过了长时间的奔波和追寻之后，我已身心疲惫，一切已大不如昨，衰竭正向我的心灵蔓延。这些天来，我真正开始了最与我本性合拍的生命节奏和状态——我几乎整日整日地仰卧在沙发里，房间里暖暖的，我的身体全部都伸展在温情的阳光中。这在一个冬日的午后或者黄昏应该是惬意无比的了。我的心境宁和，身边就放着茶杯，随时都可以浸润我发干的嘴唇。几页纸张零散地摊在我的大腿上，我不时地望一望窗外，凝思片刻，又收拢神思埋头纸上。

窗外，枯树们在冷风里摇荡，像一只只饥肠辘辘瘦骨嶙峋的乞丐伸展着枝杈朝向天空，仿佛向上天乞求一些温暖。看着它们，我多么感激把我包裹在温暖中的房间，在温暖中我可以自由呼吸、喝茶、写字、思想……就在刚才，我重又捧起来自澳洲的那些信，再一次领悟回味老巴那东倒西歪然而却是一笔一画的中国字里所含的深情。一看那些信我便激动不已、忧伤不已，老半天老半天地沉浸在信中触及到的我们情感的事情上，总要从信里跳到由他而引发的更遥远的生活，以至于我无法完整地阅读，不得不放下信，胡思乱想半天。我的神思便遨游在城南那条曲曲弯弯的胡同尽头的童年废墟之上，遨游在那尼姑庵里误入歧途的情欲之中，遨游在埋葬了爱情的澳洲沃土上。静静地乱想一阵，我才重新收拢心神，专注在膝头的纸页之上。

我在想由我为主线的这个死于华年的真实故事。在这个我在此

出生、在此长大、在此忧愁的城市里，此刻拥有乔琳的友谊使我深感安慰。

上帝知道，在我这并不很久的生命里拥有过多少男人，见过多少他们渴望做爱的情态。老实说，我的确结识过不少有头脑、思想深刻的男人。然而，我绝对做不来和一个只有思想而无漂亮躯壳的男人去亲密，我无法克服自己生理上的、视觉上的、心理上的种种障碍。可是，内容与外壳的兼具，是多么的难得。肉体的满足与灵魂的饥渴或者灵魂的满足与肉体的饥渴总是相伴而生。

在这种时候，美丽、忧郁同时又有头脑的乔琳的友谊，对我来说变得至关重要一点也不足为奇。我坚信自己不是个同性恋者，但我也坚信我对于她的信赖和需要不比对以往任何一个情人的肤浅多少。她已有家，而且一点也不缺乏男人的照料和关心。但我知道，在这个使人们的心灵孤独无助的世界上，在这个表面亲爱、繁闹、热情而内心深处却永远无所依傍的人群里，在这个当凛冽的冷风和嘈杂的人流从你身边流过而你却永远感到孑然自处的冬季里，乔琳需要我正像我需要她一样深刻。我深信，除了物质化的家园，人们的内心也同样渴望着另一个精神的家园。此刻，她正受着怀孕的折磨，整日呕吐不止，脸色憔悴，身体倦慵，心神焦虑，终日担心着几个月后出生的将是一个怪胎，不是两个脑袋就是没有脑袋，她把全世界所能出现的怪胎，全都想象成自己腹中尚未成形的小生命。也担心自己在生产中死掉。乔是个充满自虐精神的女人，这一点我深深为她怜惜。我感到自己也正在怀孕一般地不安着，担心着那最后的结局。我必须在那结局之前怀着对我那并不遥远的往昔的深情，写下这个故事。

可是，它使我的内心深处充满着无法自制的失落和不安——我似乎感到是我杀了那个人，是我使那个正在青春豆蔻、芳香四散年华的人离开了人间。那个人——澳洲那边的那个人是我这一生中曾经热恋的情人，我曾经愿意为他付出一切。是我杀了他——因为除了这种解释我再也想不出任何办法来结束我对他的怀念。

这一意念，是两年前我在墨尔本机场最后一次离开他身边的一瞬间产生的。当时，墨尔本机场上空的天晴朗朗，湛蓝如洗，云淡风轻。空气中由于没有尘埃，阳光灼人地射在皮肤上。我的脸上却是阴云密布，莫名其妙地流着泪。一直到机场大厅，他都把我搂得紧紧的，不让我跨进那一步之遥的象征国界的庄严的海关大门。但我知道，我的眼泪除了是留恋他带给我的爱情，还有着无法说出的懊悔以及由懊悔而生发的无地自容；他的拥抱除了是最后一次绝望地挽留，还有着更多的对于我忽然离去的探寻。

我终于向后退着离开他的怀抱。他的头发仍然长长地乖乖地四散而垂，清秀的面庞满布着孩子般的绝望，瘦削的下巴上展示着一个侨居异乡者的淡淡的黑胡须，这些我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他的手指又细又长，庞大而富于弹性。他抚摸我的时候，我常常觉得他的手大得用不了几下就能摸遍我的全身。这双大手的抚摸也曾撩拨起我对于更遥远的往昔的另一双大手的追忆。我曾经多么忘我地迷恋过眼前的这位英俊清秀、有着孩子般的忧伤和怯懦的面孔呀！

“别走！”他在做最后的挣扎。

“我必须离开。”

他再一次上来抱紧我：“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你。”

“你知道我已经决定，我不能留下来。”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

“我回去再给你解释。我只能……这样。”

海关的玻璃大门终于在我身后无情地关上，永远地把他的目光和身影与我隔绝开来。一扇玻璃之隔，我与他已是两个世界，海角天涯了。一切都已结束。就在这一瞬间，我知道在他的心里我已经杀了他。

再见了，老巴。

那一刻，我猛地掉转回身，他已全无踪影。海关的玻璃大门只反射出他的两束亮亮的目光。

美丽而巨大的“孕妇”——波音 747 从墨尔本机场腾空而起仰

头滑向天空的一瞬间，我终于感到躲进了一只银白色的大鸟的腹中，遥遥地远离开绿茵如盖、清香四溢的澳洲沃土，离开了那使我无地自容的罪恶的渊藪。我被这只大鸟牵引着向太阳贴近，疲乏和困倦一下子裹了我，我从头到脚被这只母性的大鸟拥抱着、托扶着，升腾、飞翔。

我闭上了眼睛，仿佛地球是急速运转之后戛然而止。

我又回到了中国。世界依然如故，好像一切都不曾发生。天空依然湛蓝绚丽，人们依然用脚站立，地球仍然有引力，星期日完后仍然是星期一。我依然叫肖霖，仍然苗条秀丽拥有青春。我的心依然没全老，依然爱慕英俊温情的男子的拥抱，依然有足够的激情回应那轻柔的重压之下相伴而生的低低的呼唤。我也依然依恋着成熟女性的母亲般的臂膀。我依然一个人，独自往来。一切如故，一切如我离开之前一样，自由自在而无所依恃，热热闹闹而内心爬满孤独。很好，世界一切正常，太阳依然东升而西落。

.....

现在，回到中国已近两年了，澳洲已经离我很遥远，我重新回到自己的生活轨道。

当我一个人在温馨而静寂的房间里蜷缩在洒满阳光的沙发上时，录音机里轻轻淡淡流淌着满怀情爱的乐声。这时，我常常设想出一个场面：

门铃响了一下，我聆听了一会儿，门铃又礼貌地响了一声。我站起来。我的头发由于在沙发里靠得太久而显得蓬乱，低垂了长时间的头也感到眩晕，眼睛朦朦胧胧看不清，目光松散无法集中。我走过门厅，打开门。

是他，老巴。

他像是只出了趟远门，熟练地在门厅径自换上了拖鞋，说，“我昨天从墨尔本来。”我们转身进了房间，回到沙发上沉沉地坐下去。他贴近我说：“你没发现吗？我们又是从前了。”

.....

这场景我已经设想过多次了。

这场景我知道已不会发生了。

黄昏了，又是一个漫长的黄昏。

残阳洒在房间里的地毯上，我似乎听见光线渗透地毯的滋滋声。残阳也照在书柜里他的那一张特大黑白相片上，那是我从澳洲返回时从他的相册里偷偷抽出来，然后又放大的。我把它从书柜里取出近近地端详。望着望着，我的思绪一下子跑到几十年之后我当了祖母的时候。那时候会有一个可爱的小孩子围在我的膝头，叫着闹着。他小小的指头指着已经发黄了的相片问：这个人是谁？相片上的少年情态安详、清秀、羞涩，似乎无法和任何人长时间对视。我已经老了，两颊深陷，目光迟缓，思维木讷，我颤颤巍巍戴上老花镜，用干枯了的手轻轻抚弄照片上英俊的面颊，仿佛是在拂去几十年的如梦岁月。

我该怎样回答那小孩子呢？也许那时，我已记忆不起来照片上的少年是谁；也许根本不会有什么小孩子问我。是的，肯定不会有。已是深夜，我躺在床上，熄了灯。窗外也很静谧，没有了一丝风，星星孤零零挂在天空，凝视着这个孤独的世界。

我从出生就开始了回忆。

我从出生就学会了回忆。

我从出生就没停止过回忆。

夜，是思维的白天。乔琳，让我把这很不长久的岁月，浓缩成一小瓶黑色的墨汁，涂洒在纸页上。让我领着你沿着我生命的来路往回走，有你在身边，我将感到一丝安慰。

## 尼姑庵绿色的天

那时候，我常听人说：“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那时候，我是八九点钟的太阳，但我并不懂得什么是八九点钟的太阳。

现在，当我看到年轻的爸爸妈妈拼命要把自己的小宝贝打扮成神童，教化成小天才的时候，我是那么的不以为然。当我看到一个少年老成忧虑的样子，我就认定这将是 he 一生悲剧的开始。我多么喜欢看到真真正正的内心与年龄相符的小孩子呀。

可是，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却不是一个真正的小孩子。我是那么的忧郁、多思、瘦弱而且胆怯。当我还不懂得“矜持”这个词的时候，我已经是个非常矜持的少女了。

那一年，尼克松访华，老师教我们对待外宾应该“不卑不亢”。那一阵，全国上下齐动员，大喇叭都在说“不卑不亢”这个词。有个同学问老师，什么是不卑不亢。记得老师一时找不到解释，急中生智，顺手把我从位子上提起来，说：“大家认识肖潇吧，她就是不卑不亢的意思。”

记得当时父亲很少在家里，他从一个大学被送到农村去种庄稼了。我回到家问了母亲，才懂得了这个词。那时我上小学。

近来，我的记忆力莫名其妙地衰退。我在报社里工作，有时外出采访，当有人告诉我他的名字、地址要我记下，或者我正在记录谈话重点内容时，我会忽然忘掉某个极为简单的字怎么写。这样的事屡屡发生，颇使我难为情。

特别是有一次，家里的牙膏和洗衣粉没了，晚间我到报亭买几份小报想用来消遣，顺便到报亭旁边的小百货店去买牙膏和洗衣粉。

我冲售货员说：“请帮我拿一筒牙膏。”



“要哪种？”她问。

“嗯，就要那种——几面针来着？”

售货员说：“两面针。”

“我还要一包洗衣粉，要那种——活力多少来着？”

售货员说：“活力二十八。”然后就笑起来。我也笑了起来。

生活中的很多事，我都会突然忘掉。但那小学老师送给我的“不卑不亢”，我却记忆犹新。

在我和哥哥两个孩子中，我一直在父母那里占领着受宠的宝座。据母亲说，在我出生之前，这宝座一直由我的哥哥占领，母亲长一声小宝贝短一声大乖乖地叫着。叫着叫着，那个并不是成心要篡位夺权的小妹妹就来了。于是母亲那长一声小宝贝短一声大乖乖的叫声就落到宝座上的新小人身上。那新小人纤弱、乖巧，性情柔弱而忧郁，动不动就发烧，常常地被放在母亲自行车的后座上被带到单位去陪着妈妈“斗私批修”。路上总有人问：“濛濛，又不去幼儿园了。”那小人就骄傲无比地说：“我又发烧了。”只要和母亲在一起，不论去做什么，都是高兴的。我的哥哥，那个憨憨的小男孩丢了宝座，却从不把篡位者当成一个小野心家，也从不做复辟梦，他接受历史和命运给予我们的老大和老小的安排。每当我和哥哥犯了错误，比如把家里的闹钟拆开装不上了，我的母亲在学院里反省和劳动了一天之后，回到家脸上总是乌云密布，见了上述情形便把哥哥提出来问罪。在我的记忆里，我父母对我和哥哥的教训从来是以一当“二”，以一警“二”，那挨惩的自然是我的哥哥。每当这时，我就赶紧拿起扫帚去扫地，或者赶紧拿起一本毛主席语录躲到墙角去反省，直到对哥哥的训斥停止为止。

今天，当我追忆起童年情形之际，我才恍然对我那小哥哥产生一份遥远的歉意和自疚。

奶奶家的人都对我怀有深刻的成见，甚至可以说是敌意。他们认为我的出生不仅夺走了我哥哥的宝座，而且认为也夺走了我母亲